

光绪末日传奇

赫 历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光 绪 末 日 传 奇

(中篇历史通俗小说)

赫 历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 简

装帧设计：王庆珍

光 绪 末 日 传 奇

Guangxu Mori Chuanqi

赫 历 著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38/16

字数 71,000

1985 年 10 月 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 第 1 次 印刷

印数 1—118,080

统一书号： 10360·59 定价：0.64 元

夜 敲 园 门

晚上亥时，巡更太监一路传呼：“上闩！打钱粮！灯火小心！……”一呼众应，从颐和园中部大殿传到东边的大戏楼，西边的乐寿堂、玉澜堂，直到四围宫禁。

所谓“上闩”就是上门闩，“打钱粮”就是上锁，也就是说，关门闭宫，慈禧太后要上床休息了。

其实，在乐寿堂西阁寝宫，慈禧并没卧榻入眠，而仍与李莲英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黄老长生之术”。李莲英笑咪咪地，捧得太后心花怒放，仿佛她老人家真个业已长生不老、恒日垂天。

“……奴才记得老佛爷拍的那张簪花御照，实在是光彩夺目，古今中外，无可比拟；那身衣裳倘若如今穿上，定会显得年轻十岁有余……”

经他一说，慈禧陡然想起来了：从前，那位日本人经庆亲王介绍，给她照了一张像。为那张像，庆王赏给日本人千金，她又另赏两万金之多。且不说像照的如何，应该值得大书特书的倒是慈禧当时穿的那身衣服和打扮：她穿一身金黄色的龙袍，上面绣着大朵牡丹；一件披肩由3500颗珍珠缀成，下垂美玉缨络，晶莹剔透，璀灿夺目；足登一双绣鞋，前脸和四周皆镶大颗珍珠，腕带美玉手镯，手指除带有贵重

翡翠戒指外，中指和小指还用金指罩护着；那头饰亦非比寻常，发髻盘顶，缀上宝石牡丹，两侧垂下珠络。真是珠光宝气集于一身，价值连城啊！

慈禧微启朱唇，缓缓地说：“你说我倒想起来了，那件披肩确乎够珍贵的了……”

李莲英见她高兴，忙命宫女取出披肩、缎袍，接过来亲往太后身上比量起来。“唉呀呀，瞧啊！老佛爷如今穿上，还是这样十分得体！”

慈禧一笑，道：“莲英，你别折杀我了，六十三岁的人再穿上这个，不成了老妖精了吗？”

李莲英忙回道：“恕奴才大胆。以奴才看，老佛爷也只不过三、四十岁的光景。这实在是大清洪福，万民之幸……”

十月初十是“万寿节”，即慈禧六十三万寿。慈禧听了此言心里感到很熨贴，对着穿衣镜瞧了瞧，掠了一把垂发，摩挲一下脸颊，道：“若果真如此，确是荣幸……人为何要老呢？倘若永葆青春，该有多好啊！”

李莲英既然是个拍马屁的冠军，当然能够把握拍的火候。慈禧虽年逾六十，无论是面容还是步态，确乎象四十许半老徐娘模样。慈禧最忌讳的是说她老：第一，为了不至于失去帝王的宠爱，从年轻时起，她就总爱打扮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她经常说：“对于我们女人来说，年轻美貌是最为宝贵的了。”第二，她权欲熏心，唯恐人们意识到她的老而失去权柄。她说：“我不能让奴才们看出我已经是老太婆了。”要知道，她多年居孀，能够给她生活最大动力的就是权势。

这是她幸福的唯一所在。

基于这样的信条，她每天早起第一件事便是梳洗打扮。这要花去她一个时辰的时间。化妆品从不离左右，随时随地涂脂抹粉，甚至坐在銮舆（轿子）里也不例外。她还请玉匠专门做了一根浑圆的玉棍，闲暇之时，就在她那张粉脸上滚来滚去——据说这样可以减少皱纹。这只是外部的保养。体内保养她更不忽视。她除了每餐摆上百盘山珍海味之外，还要按时服珍珠粉和人乳。她深信这是必不可少的葆艳妙术。

李莲英还想继续奉承慈禧，只见案上一座金丝笼座钟里一只蓝色的翡翠鸟，突地跃上横杆，展翅弄舌，唧唧喳喳地叫了一阵，方知已到进乳之时，便命宫女招呼两名乳娘进来，然后便退出西阁。

其实，乳娘岂敢误时，早已候在阁外，听得一声传唤，两个姿色俏丽的少妇便进入阁内，跪叩请安：“老佛爷吉祥如意！”

这念经般的问安，天天如是，慈禧早已听厌了，只撩起眼皮瞟了一眼，就向床榻走去。两个宫女连忙过去，轻轻给她脱下衣裙，换好睡衣睡裤，打开柔软的黄缎子被，放上一只内装茶叶、花瓣的四方大枕头。慈禧倒在床上，宫女替她盖上被子。这时，前面那个乳娘只穿一件大红紧身，露出两只雪白的乳房，双手拄床，跪在床前；后面那个乳娘上来掠住她的奶子，递到慈禧的嘴里。

慈禧吮了几口，突然一手拨开奶子，发怒道：“这奶怎么有点不对味呢？大胆的奴才！你是否偷吃盐酱了？”

那乳娘吓昏了，浑身抖成一个蛋儿，磕头如捣蒜一般：“老佛爷，奴才不敢违旨。我一向住在宫里，不曾回家。”

宫女上来将乳娘拉下去。李莲英令太监将其廷杖十下了事。

在宫里作一名乳娘是一件体面的事。但作乳娘也非易事。虽然鸡鸭鱼肉可尽着她去吃，以便多滋生好奶，但却不能加一粒盐——据说吃了咸盐，奶的营养就低了。人们知道，什么好东西一旦失去盐，还会有什么滋味可言呢？所以，乳娘天天吃大鱼大肉，无异于吃药一般。同时，她须抛下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一直住在宫里。选雇乳娘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须经一系列复杂手续的。第一她的相貌得俊美标致——据说她的长相是要影响到吃奶人的长相的；第二入宫前，须由太医院御医们仔细地检查身体，看她是否有暗疾。进宫以后她要完全换上宫里的服装，每天进乳之前都要按时洗澡，以保持身体的洁净。实际上刚才慈禧之怒，无非是敲山震虎罢了。她并未发现，也无从发现乳娘是否吃了盐。乳娘也无法吃到一粒盐。

前一个乳娘受杖责，后一个乳娘自然就得顶上去。她战战兢兢地跪在床上，唯恐她老人家怒剧重演。其实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此时的慈禧就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安详地闭着眼睛，咕嘟着一张嘴，慢吞吞地吮吸着乳汁。她在回忆和发挥着适才与李莲英谈论的“长生不老”、“人生在世”的题目。六十三万寿快要到了，大凡人在老年生日前后，往往都会思前想后的——

人的一生由于偶然的契机，往往决定着她（或他）一生

的道路。慈禧就是如此。在东北朝阳门方家园生活着一支叶赫那拉氏族人。青少年时代的兰儿就是该族中的一员。同镇的荣禄属于满族人。但他与兰儿经常一起玩耍，并海誓山盟，决计一生一世厮守在一起。不料，皇家一道圣旨，兰儿入宫当了宫女，不久，被咸丰选作贵人，从此打破了她与荣禄“白头偕老”的美梦。咸丰就是奕訢，才不出众，语不惊人，腿还有残疾，打心里说，兰儿陪伴这样一个人是不情愿的。她先是忧叹自己命运之苦，后来觉得身价高了，遂发奋向上，想在朝廷有所作为。按大清规定，妃嫔名目分为九等，即：皇后、皇贵妃、贵妃、妃、贵嫔、嫔、贵人、常在、虎应。兰贵人才仅仅是第七等人物。然而她的肚皮却比那些妃嫔争气，居然给咸丰送来一位金童。咸丰喜不自胜，亲赐嘉名“载淳”，并连连传谕内阁，晋封那拉氏为嫔，很快又晋封为妃。咸丰驾崩，小载淳继承皇位，年号同治。慈禧母以子贵而称太后，与慈安太后一起垂帘听政，不料同治皇帝出了天花，十九岁那年就夭亡了。接着，慈禧将四岁的外甥载湉抱上御座，继续听政。（载湉，慈禧胞妹之子，咸丰之侄。）这样，这位铁腕女人成了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可谓位极人臣，唯我独尊。如果当皇帝整天“日理万机”，她是不干的。有了权，就有了利，手握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享尽人间之最。仅就服侍她一个人的太监、宫女就有三千二百人。她的年俸名义上是十八万两“交进银”，实际上，她可以随便从户部提取，供她挥霍。她每天伙食份例如下：盘肉（猪肘子）五十斤、猪一口、羊一只、鸡鸭各两只、鸡蛋二十八、个，鱼翅、燕窝、银耳等若干，白面十五斤、荞麦面一斤、

粳米面三斤、江米三斤、紫米一斤五合、新细米两斤；此外，还有油、糖、蜂蜜等若干。一日午、晚两个“正餐”，都要摆上一百多盘味色各异的山珍海味。当然，她的胃口再好，也无非在几个盘子里夹上几筷子罢了，不摆那许多样，不足以体现她的尊严。寿膳房给她做饭的人，多达二百人。吃的如此，穿的也不含糊。她的衣服有六、七万套之多，全部由精美衣料制成，上面绣着圆形“寿”字和兰花图案，镶上光彩纷呈的珠宝。换衣服时，数十名太监托着漆花木盘，跪地请慈禧不厌其烦地一一挑选。她虽然一天换五、六套衣服，但直到她死，还有无数套衣服在库里不曾翻动一下。逢年过节，开支尤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是她六旬万寿，花销白银百余万两！仅用肉就多达一两千斤，什么苏造肉、切丝肉、五香肉、汤丸肉、熏肉、炉肉、猪肉丝汤肉、奉先殿供肉等；鸡鸭数百只，什么蒸烧肥鸡、出菜汤鸡、蒸白肥鸭、鸭腰等；野味有鹿脯、鹿胎、山鸡、熊掌、芦雁、天鹅、地鹌、哈司蚂(雪地蟾)等十数种；此外还有海参、对虾、螃蟹、奶猪、猴头、燕窝、鲨鱼翅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真是皇家一餐饭，农家万年粮啊！为庆贺万寿节，她还挪用海军军费，兴建颐和园。园林告竣，慈禧想起热河行宫宝藏甚多，于是派西安将军荣禄星夜赴避暑山庄，载回一百八十车宝物，计两万数千件之多。其中有珍宝做成的碧桃，有玉制的明皇坠马图，有玉琢的春宫秘戏……件件巧夺天工，五光十色，价值连城。

慈禧的日子就是这样花钱如流水般地打发过去了。她觉得自己没白投胎为人一回，没白当一回娘娘，没白当一回

女皇。

不过，近日她心里总感到没有着落似的；而今天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打一早起，她就心烦意乱，眼皮蹦蹦直跳。上午，她到听鹌馆在女画家缪嘉惠的“指点”下，画了一会画，摸摸骨牌，逗逗“星星”（她的爱犬），兴味索然。于是她便命小德张传戏班演出《玉堂春》。慈禧带着后妃坐在大戏楼听戏，心中稍喜。她觉着青衣名角孙怡云做、唱、念、白韵味十足，情不自禁地鼓掌、颌首、哼唱。可是她忽然皱起眉结，“啪”地一声拍案令停，喝令拿下孙怡云，怒道：“什么叫‘羊入虎口有去无还’？混帐！大胆的奴才！”孙怡云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索索发抖，却不知这句唱词有什么毛病。原来慈禧属羊，光绪属虎。目前，她与光绪斗法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羊入虎口”岂不意味着她输了吗？小德张将孙怡云逐出宫外，慈禧心绪也并没好转。李莲英道：“老佛爷，跟奴才蹓弯去吧！”慈禧觉得这倒是排除烦恼的好办法。于是出大戏楼，漫步十七孔白石虹桥，进龙王庙，乘龙舟泛湖，乘銮舆上万寿山，于佛香阁纵览昆明湖、西山景致……她希图通过爬山涉水一番劳顿治愈心病，然而却并未如愿以偿。晚饭后，只好到仁寿殿写了几十幅四尺的“福”、“寿”大字。之后，又进了一顿夜宵，如小肚、酱肉、烧饼、稀粥之类。饭后，又令御医、太监作了几条灯谜，她与众后妃们猜了一阵作罢。后妃们退出以后，她与李莲英谈过养生之道，可是这种莫名的烦恼仍不时地袭上心头。“为什么？为什么哪？”她暗暗地问自己。其实，她心里早就明白：她这位伟大寡妇，能够排遣她心中无聊的，除了物质享受之外，还有一个权欲。那

种生杀予夺的权威，那种一呼百喏的情景，那种前护后拥的场面，那种万民景仰的享受，哎呀呀，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这样的幸福啊！然而，自从光绪十五年，她将权“交还”光绪亲政之后，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就不时袭来，而且日甚一日！这是一个权欲熏心之人所特有的一种“特异功能”，也许是凡夫俗子第六神经也无法感触到的事！入夏以来，慈禧虽蛰居颐和园“颐养天和”，可宫中的情报她是洞若观火的：一会是六部九卿被革职的消息，一会是荣禄制台前来诉苦，历数光绪新政弊端……搅得她心乱如麻，枕不安席！后来，还是荣禄同她密谋了一个“天津阅兵”的计策，心里才觉稍安。她稳操胜券是满有把握的，然而不知怎么，她心里总是烦乱，眼皮突突直跳。

消耗体力毕竟是医治精神的一剂妙方。果然，她一边吮奶，却不知不觉中竟自睡去。乳娘跪了半个多小时，累得胳膊腿发麻，浑身直哆嗦，唯恐撑不住趴在太后身上，那就会惹下天大的乱子。她起来也不是，跪着也不是，就眼泪汪汪地向宫女使眼色，恳求帮忙。宫女过来，轻轻将乳头从太后嘴里抽下来，乳娘这才松了一口气，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榻，直劲向宫女作揖致谢。“回事”太监向她打个手势，令她快点出去，以免吵醒太后惹祸，然后熄了宫灯。

这时，四个宫女在阁内“坐更”，八个太监在殿外坐更。坐更的人不许睡觉。时间久了，可以靠墙打个盹儿，但决不可发出鼾声。如果将太后惊醒，少不了要挨廷杖。此时此刻，只有太后那颇有节奏的鼾声，在寂静的西阁内回荡着……

夜阑人静，颐和园万籁俱寂。

唯有姜桂题所领的毅军健锐营的一队“苏禄”（护军）整齐的脚步声和一呼众应的“头筹”声打破了深夜的沉寂。这是八旗护军在颐和园宫墙外巡逻“走筹”。所谓走筹，是每晚起更以后，由领队一人手持写着“头筹”二字的木牌，口里喊着“头筹”，后面所率兵勇亦跟着喊“头筹”，边走边喊，不许停顿。二筹以至五筹亦如此，直至五更天明为止。护军正在“走筹”之际，突然传来一阵“得得”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来到园门前竟然飞身下马，跳下十几个兵勇和两个戴红缨帽的戈什哈（卫士）来。后面一位身穿箭衣、头戴便帽、一把山羊胡子的大员，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由两个马弁搀扶着慢慢地跳下马来。这一行人一直朝颐和园大门走去。

“什么人？站住！”护军门千总厉声向陌生人喝道。

接着，那一队护军如临大敌，立即作好战斗准备，拔出腰刀，举着英制十三响快枪围抄过来。

那山羊胡子头也不回，径直向前走去。

“扎呼什么！荣制台驾到！”傲慢的戈什哈提醒门千总说。

“什么？荣制台？”门千总是认得荣禄的，忙追上前去，借助于园门吊着的五盏大型宫灯，仔细一瞧山羊胡子，果然不假。他奇怪：荣制台镇守天津，半夜三更地闯到颐和园干什么？但是他并不敢问，却跪地请了个安。然后，他狗颠屁股似的一路小跑，满脸堆笑，引导荣禄拐到东侧角门，轻轻地叩了两下门。见里面没有动静，他又用力敲了几下。少顷，

传出一阵脚步声，一个太监哑着嗓子问道：“谁呀？干什么敲门？”

“安达，快开门。有要紧事情。”“安达”是太监的敬称。门千总以手做喇叭状大声说。

“不能开门。你难道连这点规矩都不懂？——什么要紧事也得天明再办！”

“荣制台有要事！快开门！”门千总只好亮出了王牌。

太监启开小窗看了看，果然见荣禄站在门千总背后，于是马上就开了门。太监挑着宫灯在前引路，荣禄跟在后面，经过大戏楼，出仁寿门，拐过玉澜堂，来到乐寿门外。领班太监匆匆走进配殿，将总管太监李莲英唤醒。李莲英揉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刚要发作，领班太监急忙报告：“荣制台有军国大事，要觐见老佛爷。”

李莲英素与荣禄交好，听说荣禄驾到，满脸怒气一扫而光，并急忙起身向荣制台跪叩请安。他见荣禄那紧蹙眉宇的样子，就断定是大沽口外游弋的英国兵舰惹了什么麻烦。

他引荣禄来到乐寿堂外。领班宫女正在那里打瞌睡。李莲英过去扯了一下她的衣服。她睁眼一瞧，吓了个半死，心想：我刚打个盹儿就让总管给堵住了，不是要命的事吗？不料，李莲英却并没责怪她，只令她去唤醒慈禧太后。她楞楞地站在那里，却不敢去唤。也难怪，半夜三更别说叫醒老佛爷，就是惊醒老佛爷，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更何况还没有过叫醒老佛爷的先例呢！

李莲英看出了她的心思，就说：“别怕，有我呢。你就说荣制台从天津来，有要事密奏。”

领班宫女这才蹑手蹑脚地向床榻走去：“老佛爷！”

老佛爷仍在安睡。领班宫女看了一眼候在阁外的李莲英。李莲英向她挥了挥手：“叫！大声点。”

宫女壮着胆子，掀开海蓝色的帐子，提高嗓音道：“老佛爷！醒醒！”

慈禧正头朝里卧着，闻声虽醒，却没有动，半晌才带着怒气说：“大呼小叫的，什么事？”

“老佛爷，荣制台有紧急军情禀报。”

慈禧立即转过脸，向门口看了几眼。她知道荣禄此来必有要事，于是迅速坐起。“掌灯！摆椅！”

一个宫女点着宫灯。两个宫女急忙替慈禧穿衣穿鞋，然后将一把檀木靠椅摆在床前。

慈禧端坐椅上。宫女撂下一幅黄纱帘子。

荣禄跪在阁外，向她请安：“老佛爷吉祥如意！”

慈禧隔着一层纱帘，见荣禄风尘仆仆的样子，心里越发疑惑不定。

“有何大事，你就说吧。”

荣禄说：“奴才确有大事禀报……”他左右看了看，补充道，“十分机密！”

慈禧一双凤眼转了转，立即吩咐宫女：“你们一律退下！”

“荣禄，跟荣制台进来吧！”

慈禧太后在卧室内召见大臣，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李莲英和荣禄进入阁内。荣禄就地跪在地毯上。

慈禧打个手势：“这回，你说吧。”

不料荣禄咕咚一声跪在慈禧脚下，磕个响头，声泪俱下地道：“求老佛爷救奴才一命！”

荣禄此举，一下把慈禧和李莲英全闹愣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荣禄从京靴里取出一支小令箭和一幅黄缎密旨，抖着双手呈到慈禧的手里：“老佛爷，你瞧这皇上的圣旨……”

慈禧接过密旨，匆忙浏览一遍，颜色骤变，额头青筋暴起，眼皮突突地跳着，那只托着密旨的手也有些颤抖起来。

“此诏从何处得来？”

“奴才从袁世凯处得到……”

慈禧久久地凝视着御案上摆的那颗玉玺，没有作声。她忽然站起，问道：“你有无亲兵带来？”

荣禄回道：“奴才临时来时，已布署数千名士兵乘专车来京。大约翌日可到。”

慈禧狞笑了一下，道：“如此甚好。待援兵入京，将禁城内苏禄一律调出方好行事。你明日即返天津，稳住京津，截捕逆党。但目下且严守机密。”

荣禄破涕为笑，连道：“遵旨！”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问：密旨其意如何？小令箭作何用途？——密旨上写道：

荣禄大逆不道，力谋废立杀君，着派候补侍郎袁世凯率本部兵赴津缉拿，立即正法。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务，着由袁世凯暂行护理。事毕星夜带兵勤王，分兵

守卫宫禁、围监颐和园。

钦此！

光绪帝授予袁世凯那支小令箭，这与古代帝王赐给大臣的尚方宝剑一样，可代表皇帝先斩后奏，便宜行事。

可想而知，荣禄一哭，慈禧一怒，是不难理解的。

可是，袁世凯手中的东西，却怎么落到荣禄的手中了呢？

危机四伏

目前，“帝党”与“后党”双方已经摊牌，其盖源于光绪帝实行的新政上。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一八九五年），由一千三百多名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签名《上皇帝书》，强烈抗议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国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有名的“公车上书”，不仅在京城里炸响了，而且在整个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风暴。

身居深宫的光绪皇帝虽未看到上书，但社会的骚动他是知道的。他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记录。他对历朝乃至母后那种因循守旧、夜郎自大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是有着痛切体会的。作为二十几岁的青年皇帝，与六、七十岁的慈禧太后、王公大臣们，思想上拉开的距离实在不小。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前进的，因而他也是准备有一番作为的。但慈禧却一直掣肘着他，令他难以越雷池

一步。目前积重已甚，变法舆论日见其广，为保大清社稷计，不得不实行新政。他觉得现在自己无论如何已不是当年“听政”的娃娃了，而应真正躬亲朝政，作一番上对得起列宗列祖，下对得起黎民百姓的事业了。为此，就是遇到太后的训斥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亲驾颐和园，向慈禧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光绪帝从内廷出来之前，奏事官已事先捧着皇帝的佩刀站在月华门外，喊道：“刀下来了！”少时，光绪使出来了。这时王商等几个御前太监搀扶着皇帝上了銮舆经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由满蒙王公充当的五对前引大臣，骑马随在舆后，扈从人等亦各自上马随后。其后由带大纛大臣率领旗手举着大纛。最后则是十名豹尾枪人员，置枪于马鞍右前方的铁圈上。只见对对提着御炉，銮仪整肃，西行至西直门，皆黄土垫的“御路”。御路两旁军警林立，端枪朝外。因敬事房的太监在銮舆前面“打诨”，唱道行人肃静回避，所以行人早就躲起来了，断不令危及皇帝的安全。

光绪到颐和园乐寿堂，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却并未阻挡：“皇上业已亲政，觉得该做的就做嘛。新法非不可行，但须注意且没废了祖宗的成法。无损满洲利益才可酌办。”光绪满心喜欢，回到皇宫，开始筹划新政。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亲自起草了“明定国是”的上谕，宣示中外，略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特别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博采西学，以成通经济变之法。云云。

光绪诏定国是，朝野震动。自然老百姓多是拥护的，因